

中國歷代集書

李孟材題

第八八卷

清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学术顾问 季羨林

◎ 主编 李肇翔

中国历代禁书

第八八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國歷代禁書（第八八卷）

青樓夢（一）

◎清 慕真山人 著

目次

青楼梦叙……………一三八六五

序……………一三八六八

第一回 梦黄梁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一三八六九

第二回 花前重访艳 月下暗牵丝……………一三八七六

第三回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一三八八一

第四回 效痴人二生说梦 遇才妓三友联诗……………一三八八七

第五回 护芳楼挹香施巧令 浣花轩月素试新声……………一三八九二

第六回 筵宴才人欣浮大白 柬邀众美拟集闹红……………一三九〇一

第七回 品名花二生逸致 奏妙技诸美才能……………一三九〇七

第八回 金挹香深闺掷巧 姚梦仙野径锄强……………一三九二〇

第九回 庆遐龄华堂称寿 访名妓花国钟情……………一三九二六

第十回 漏春光柔情脉脉 进良言苦口淳淳……………一三九三六

第十一回 诗感花姨 恨惊月老……………一三九四一

第十二回 花月客深闺患疾病 蜂蝶使梦里说因缘……………一三九四八

第十三回 留香閣挹香初覲面 护芳楼月素愈添娇……………一三九五四

第十四回 吟艳诗才女钟情 宴醉花美人结义……………一三九六五

第十五回 扮乞儿奇逢双美 遇之子巧订三生……………一三九七三

第十六回 痴生恬目 美女倾心……………一三九七八

第十七回 对雪景众美联诗 闯花国挹香闹席……………一三九八五

第十八回 消除夕四友写新联 庆元宵众美聚诗社……………一三九九四

第十九回 宴挹翠痴生占艳福 咏梅花众美拟诗题……………一三九九九

第二十回 钮爱卿诗魁第一 金挹香情重无双……………一四〇〇八

第二十一回 情中情处处钟情 意外意般般留意……………一四〇一六

第二十二回 菊花天书生遇难 题糕日美女酬恩……………一四〇二二

第二十三回 幻变真痴生思爱姐 恨成喜好友作冰人……………一四〇二八

第二十四回 留香阁美人论义 挹翠园公子陈情……………一四〇三三

第二十五回 进良言挹香发愤 告素志拜林达衷……………一四〇三七

第二十六回 装诈伪巧施诡计 酬情义允订丝萝……………一四〇四六

第二十七回 告父母邹姚竭力 酬媒妁金钮欢心……………一四〇五一

第二十八回 采芹香儒阶初进 赋宜家旧好新婚……………一四〇五六

第二十九回 卅六美重宴挹翠园 闰五月再集闹红会……………一四〇六一

第三十回 金挹香南闹赴试 褚爱芳东国从良……………一四〇六九

第三十一回 掇巍科才人驰誉 作幻梦美女飞仙……………一四〇七五

第三十二回 备列小星团圆五美 折磨中道疾病旬朝……………一四〇八一

第三十三回 金挹香抱疴沉重 钮爱卿祷佛虔诚……………一四〇八七

第三十四回 药石无功挹香归地府 尘缘未断月老赐仙丹……………一四〇九一

第三十五回 众美人登堂视殓 诸亲朋设祭助丧……………一四〇九七

第三十六回 悲中喜挹香魂返 意外望诸美心欢……………一四一〇三

第三十七回 省亲堂合家欢乐 梅花馆五美诙谐……………一四一〇七

第三十八回 夫作先生二乔受业 妻操中馈众美钦贤……………一四一一三

第三十九回 天赐麟儿爱卿生子 诗联雁字素玉推魁……………一四一二〇

第四十回 武雅仙订盟洪殿撰 章幼卿于归张观察……………一四一二六

第四十一回 未免有情宝琴话别 谁能遣此月素分离……………一四一三二

第四十二回 五卿成诀别 众美劝离愁……………一四一三九

第四十三回 賞中秋挹香怀美 开夜筵素玉劝夫……………一四一四七

第四十四回 吃寡醋挹香增懊恼 制美酒小素醉糊涂……………一四一五四

第四十五回 寄闲情支硎山拾翠 添幽恨虎阜浜伤春……………一四一六二

第四十六回 吴秋兰初生玉女 谢慧琼早卜金夫……………一四一七三

第四十七回 方素芝归位仙界 陆丽春遁入禅关……………一四一七八

第四十八回 陈秀英遇人不淑 袁巧云远适难逢……………一四一八三

第四十九回 留别有书增感慨 新编笑语解牢骚……………一四一八九

第五十回 钮爱卿华堂设悦 邹拜林北阙承恩……………一四一九六

第五十一回 喜又喜双姬生子 悲更悲三美归西……………一四二〇二

第五十二回 悟空花吟诗悲夜馆 报劬劳捐职仕余杭……………一四二〇七

第五十三回 孝感九天割股医母 梦详六笏访恶知奸……………一四二一三

第五十四回 嘉贤能荣升知府 请诰命恩报椿萱……………一四二二四

第五十五回 花厅上青田礼斗 府衙内白日飞升……………一四二三二

第五十六回 遵礼制孝子丁忧 问踪迹痴生辛苦……………一四二三七

第五十七回 归故里扬名显姓 访旧美云散风流……………一四二四一

第五十八回	看破世情挹香悟道	参开色界疯道谈情	一四二四六
第五十九回	小辈公然连捷	道情勉强寻欢	一四二五〇
第六十回	撇却红尘妻悲妾泣	抚成子女花谢水流	一四二五六
第六十一回	金挹香天台山得道	钮爱卿月老祠归班	一四二六三
第六十二回	邹拜林弃官修道	金挹香采药逢朋	一四二六八
第六十三回	众美人重逢仙界	四好友再聚山坳	一四二七四
第六十四回	证前因同登月老祠	了尘缘归结风流案	一四二七九



木
刁
圭
戶

卷八八

一三八六四

[illegible]

青楼梦叙

结莺花之社，白傅情深；开歌舞之筵，散人录著。堤前插柳，贻六代之笙歌；泾里张帆，集三吴之粉黛。帘看杂燕，树遍栖莺，量风月以无边，采胭脂而皆是。画船载曲，荡三月之春波；翠馆藏娇，招五陵之芳草。固已脂林粉蕊，窝是销金；钗颤鬟低，人皆如玉矣。则有吴靦苗婉，越女妖娆，秉绝代之姿，具倾城之质。滴来天上，曾吞九转灵丹；证到生前，定是三分明月。掩琵琶而雪涕，生不逢辰；题扇素而伤心，身偏失所。未证情天之果，竟沦孽海之波。拥鬟髻而恒啼，抽杯觞而自爱。红蕖出水，早被泥污；黄蘗生香，已知心苦。更有离魂倩女，慧业佳人，本咏絮之才，堕飘茵之劫。

春风十里，帘前停鹦鹉之车；秋雨一灯，锦上识鸳鸯之字。门掩枇杷，花下女号相如；家藏杨柳，荫中人怜苏小。莲香未嫁，思解佩以谁投；桃叶能吟，每留花而不发。有才竟弃，薄命堪伤。生憎春草牵愁，空怨东风无赖。倘非青眼，焉能传曲巷之情；不记红儿，未免减平康之色。俞君吟香，青箱家学，黄散才华。人来消夏湾头，家住莫釐峰下。翠艳红香之癖，夙擅冬郎；落霞秋水之词，堪夸王勃。歌勾舞引，屡停阮籍之车；枕暖衾温，遍选司勋之梦。巫峰雨握，南浦云携。由来丰韵，差同傅粉之郎；若晋头衔，应授司香之尉。问王昌其十五，已知卫玠钟情；窥宋玉者三年，不似登徒好色。宛是来从玉府，还疑谪向罗天。思系金铃，护隔墙之红紫；愿施锦帐，藏落溷之芳菲。故其玉性温存，春心旖旎，但求一笑，何吝千金？相逢赠韩幙之香，到处掷潘车之果。琴挑君瑞，半面能窥；曲顾周郎，双鬟齐拜。两行红粉，争吟居

易之诗；一辈青娥，争识昌宗之面。洵少年之豪放，实名士之风流。

然而欲海何涯，爱河易竭。驶流光其冉冉，随流水以滔滔。无何金粉销磨，老尽秋娘之鬓；玉容凋谢，迁来过客之踪。固知南雪北花，良辰无几；又见春鹂秋蟀，好景旋更。白水盟深，寒惊钗玦；西风质脆，裂到琉璃。伤飞絮之沾泥，复飘萍而迹汎。绿杨深处，惨啼归去之鸦；红药开时，忍斗将离之草。或则著汴京之袖，座倚空王；或则持红拂之梳，身归侠客。尤可痛者，妾是小青，郎逢吒利。抱邯鄲之戚，遍辱才人；脩厮养之俦，见凌大妇。甚之烟消紫玉，声绝青琴。鸟号流离，憔悴襄王之梦；虫悲瑟缩，凄凉商妇之弦。此皆言之痛心，思之酸鼻者也。

于是振纸排愁，拈毫构恨，举生平之所历，贡感慨之所深，发挥性情，吐茹风月。每值春窗雨霁，秋夕灯明，把酒问天，踞床对月，裁笺一幅，聚墨十围。蜡烛高烧，记美人之韵事；胭脂多买，描妃子之新妆。要知情浅情深，不外悲欢离合；莫顾梦长梦短，无分儿女英雄。而况槁木灰心，浮云作剧，追昔时之良觌，成此日之相思。枕破游仙，须补情天缺陷；珠怀记事，尚留色界姻缘。慨舞衫歌扇以全非，问断粉零脂其安在？此《青楼梦》之所由作也。

或谓：『香山忆妓，究属荒嬉；杜牧登楼，亦讥薄幸。兹乃鸳招野馆，学荡子之骄奢；马试章台，觅旁妻之窈窕。香迷蝶醉，蜜引蜂狂，妄思豆蔻以同心，竟赠芍兰而插鬓。此非惑清扬之婉，海世邪风；开佻达之风，导人媼席乎？』不知女閭本充选梦，才士不讳冶游。丝竹东山，曾说陶情于谢傅；娇娃南部，

尚闻记盛于板桥。歌传玉茗而非诬，扇赠桃花而亦得。况乎钗飞钿舞，尽可销愁；雨魄云魂，原非著相。遇青裙而下拜，铲红锦以何嫌？或又谓：『诗刺贞淫，经传譬觉小家之说，奚益虞箴？而乃量欢喜之丸，毫端轻薄；负聪明之概，笔底淫狂。虽欲窥著作之林，终无当风骚之旨。』不知史氏非无别子，唐人亦有稗官。约指一双，竟上繁钦之集；存诗三百，不删郑国之风。盛世繁华，良时记载，但得指陈义理，悟入空，何妨游戏文章，言之娓娓哉？

是书标举华辞，阐扬盛俗，为渡迷之宝箴，实觉世之良箴。看之子多娇，几日昙花之影；叹人生行乐，一场春梦之婆。所当指彼岸以回头，点心灯而照眼。情禅参透，色相皆空；幻境归来，胸襟便朗。万难自己，休谈翠袖之情；无可如何，且演青楼之梦。

光緒四年戊寅重九，梁溪釣徒、瀟湘館侍者、翰飛弟鄒弢拜叙于吳門旅次

序

嗚呼！世之遭時不偶者，可勝道哉！夫人生天地間，或負氣節，或抱經濟，或擅長學問文章，類宜顯名當世，際會風云，顧乃考其生平，則又窮年偃蹇，湮沒以終。豈士伸于知己，而屈于不知己欤？抑何其不幸也！雖然『嫫母乘時，則嬙施晦迹』，前人早言之矣。嘗見夫偽才自飾者，往往膺高官，享重祿，亦豈不馳聲海內，交重一時？紀載章章，更仆難數，固不得謂之異事也。語云：『千里馬常有，而伯乐不常逢。』此抑塞磊落之奇士，所以悲歌慷慨，而不能自己欤！吳門慕真山人心慨之，頃出其所撰《青樓夢》來乞為序。其書張皇眾美，尚有知音，意特為落魄才人反觀對鏡，而非徒矜言綺麗為也。噫嘻！美人淪落，名士飄零，振古如斯，同聲一哭。覽是書者，其以作感士不遇也可，倘謂為異人狹邪之書，則誤矣。

光緒四年戊寅古重陽日，金湖花隱倚裝序于蘇台行館

第一回 梦黄粱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

词曰：

窝是销金，人来似玉，笙歌竞奏。山塘璧月琼楼，尽教遣此风光。却怜丝竹当年盛，忽兵戈变起仓皇。恨难禁，怨煞王孙，恼煞吴娘。

而今再睹升平字，聚鸳鸯、小队脂粉成行。依旧繁华，青楼都贮群芳。个依本是多情种，凭谁人着意评意？愿今生，锦帐千重，护遍红妆。

慕真山人曰：这首词是专说吴中风土，自古繁华，粉麝脂林，不能枚举。虽经乱离之后，而章台种柳，深巷栽花，仍不改风流景象。吾少也贱，恨未能遍历歌筵，追随舞席，惟是夙负痴情，于『情』字中时加警惕。但近来有种豪华子弟，好色滥淫，恃骄夸富，非艳说人家闺闼，即铺张自己风流，妄谓多情，其实未知『情』字真解。不知人之有情，非历几千百年日月之精华、山川之秀气、鬼神之契合、奇花异草、瑞鸟祥云、祲符有兆，方能生出这痴男痴女。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之所钟，若胶漆相互分拆不开。所以，有情者之罕觐也？今我虽能解得情中之旨，而满腔素志，总不能发泄一二分出来。

那日正在无聊，忽见一道人自门外突然而至。细视之，鹤发童颜，超然尘表。正欲诘所由来，那道人即出古铜镜一面曰：『此尔一生佳话，尽寓其中，毋多诘，鉴后即明。』言訖不见。我即捧镜觑之，忽见镜中花木繁茂，不胜奇讶。熟视良久，觉得身轻如雾，神入镜中。恍惚间，见两旁栽植三十六本花树，树下

各有一仙女侍立，正中坐着一位道长，相貌殊非凡品。正视间，见道长怀中取出一本书来，光华灿目。偷觑之，却是一本花名的册子。俄闻道者一一点名，树下众仙女俱上前参见，又见他默默地说了几句，众女始一齐退出。俄又闻仙乐盈盈，一道者带着一个仙女冉冉而来。及至，二人相见甚殷。那道者谓那位新来道者道：『座下金童玉女一案，本苑主已先发落三十六花降世去矣。如今两造俱至，望即施行。』那位道人点了点头，便宣仙女上前，也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仙女亦即退去。继而又闻传宣我的名字，我也不解其故，便兢兢上前见了，那道者即命我投生吴中金氏。我正欲询其故，觉得一霎模糊，道者已失，自己竟变了一个孩子，知已为金氏子。但细细熟思，前因未昧。及长，遂以挹香名之，游花园，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报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慕道，做了二十余年事业。

一日，忽见前生之赠镜道人一棒喝来，惊得大汗满身，神归躯壳，镜亦杳然。忽闻架上鹦哥诵诗云：

一番事业归何处，花谢春深老杜鹃。

醒后，细思镜中之事，犹觉历历可溯，于是假虚作实，以幻作真，将镜中所为所作，录成一书，共成六十四回，名之曰《绮红小史》，又曰《青楼梦》。其人虽无，其事或有，后之阅者作如是观亦可，不作如是观亦无不可。正所谓：

梦中成梦无非梦，书外成书亦算书。

此书非谈别事，专说镜中一段幻迹。这人姓金，字挹香，又字企真，苏州府长洲县人氏。父字铁山，

母王氏。家非巨富，室尚小康。生挹香，极钟爱，十龄即就外傅，十四岁，诗赋文章已皆了了。及二八，父母欲为娶室，挹香素性风流，托言尚早，意欲目见躬逢，得天下有情人方成眷属。父母素溺爱，亦不过为固执之。挹香虽才思敏捷，应试不难，然志欲先求佳偶，再博功名，是以年将弱冠，未掇巍科。生性无纨绔气，有高士风。身余兰臭，无烦荀令薰香，貌似莲花，不藉何郎傅粉。故人人爱慕之。

一日，挹香在书房看书。正在无聊，却有两个通家好友到来看他：一个姓叶，字仲英，因母制丁忧，未邀显达，一个是姓邹，字拜林，宏才博学，早采芹香，与挹香最投契。因是日天气清和，仲英约拜林闲步寻春，同至挹香处，讨论古今，赏赋鉴文。拜林谓挹香道：『昨日，我馆中课文严飭，甚属疲懒，今日幸得仲英过谈，故偕至你处散闷。』挹香乃问道：『林哥哥，昨课何题？』拜林道：『乃「不患无位」一章。诗题乃「昆仑奴盗红绡」。』挹香道：『弟尝考昆仑奴盗红绡一事，真为千古美谈。老昆仑忠心为主，俏红绡慧眼钟情，如此佳人义仆，恐此时不能再得矣。弟素性痴狂，志欲访遍名花，窃恐莫予云覩。若得红绡辈事之，弟之愿亦毕矣。』复道：『课作曾否带来？』拜林道：『文未带来，只携诗在。』乃索诗，展开细读，读至第四韵：『飞腾仙子术，窈窕美人躯。』不禁大赞道：『风流倜傥，卓犖不群。抑且脂香粉泽，足令读者神迷！第思红绡辈，此时虽不能遇，而风尘中亦多慧质。弟欲一访花丛，苟得知已能逢，亦何嫌飘残之柳絮，蹂躏之名花？不识兄等肯助我一游乎？』仲英道：『弟愚矣！夫青楼之辈，以色事人，以财利己，所知惟谄，不知其情。朝秦暮楚，酒食是娱，强笑假欢，缠头是爱。况生于贫贱，长于卑污，

耳目皆狹，胸次自小。所學者，婢膝奴顏；所工者，笑傲謔浪。即使抹粉涂脂，仅晓争妍斗媚，又何知情之所钟耶？』挹香道：『兄差矣，夫秦樓楚館，虽属无情，然金枝玉叶、士族官商有情者，沦落非乏其人，第须具青眼而择之，其中岂无佳丽？况歌衫舞扇，前代有贵为后妃者也。如绿珠奋报主之身，红拂具识人之眼，梁夫人勋垂史册，柳如是志夺须眉，固无论矣。即马湘兰之喜近名流，李香君之力排阉党，风雅卓识，高出一筹。然则章台之矫矫，不大联于深闺之碌碌者乎？又况梨涡蕴藉，樊素风流，过虎丘而吊真娘，寓钱塘而怀苏小，胥属文人墨士，眷恋多情之事也，兄何轻视若斯耶？』仲英语塞。拜林道：『吾弟既必欲一行，我等亦不敢扫兴，但到何处去寻访春光呢？』挹香道：『兄不闻干将坊中，章幼卿才技双全，艳名久著？弟未曾一见，何不乘兴而去。』拜林称善。于是三人偕往。

甫入门，早有人通报，即请入室。见其高堂大厦，书舫珠帘，花木扶疏，雕栏缭绕。暂入座，有丽者姗姗至，道：『家主请公子内书房叙话。』三人偕之行，曲折回廊，绰有大家模范。俄闻异香一阵，别开洞天。室中陈设愈雅：上悬一额曰：『集红轩』，正中挂一幅名人画的『寒江独钓图』，两旁朱砂小对，四面挂几幅名人题咏。炉烟袅袅，篆拂瑶窗；珠箔沉沉，帘垂银线。三人正观时，见两垂髫捧茶出，谛视之，肌理细腻，风雅宜人。又非俄顷，引导者爰启朱唇诘姓氏，三人一一答之。拜林道：『仆等闻贵小姐芳名，如雷贯耳，倾慕久深，屡欲瞻仰仙姿，犹恐鄙陋无文，莫由晋谒。今幸这位金公子说起，故不揣冒昧，斋沐而来。倘蒙不弃，许觐兰仪，则镜阁妆台，尽可容生等一侍也。』婢道：『公子贵人，说那里话来。但家